**我们的青铜时代**

托尔斯泰曾肯定与人交往与孤独对思想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我认为，对于现代人来说，应当警惕无意义的“交往”与“孤独”。但托翁所言依旧拥有强大的时代启示性。

人以高度理性自居，致力于回避风险。从远古的氏族直至万物互联的地球村，群体中的个体借由他者力量进行群体性思考，主流思想由此呱呱坠地。儒家言“神于天圣于地”，人在中立的传统文化引导着我们向大多数人的利益层集聚，进行高效的火花碰撞，蕴育出博爱的思想，这一过程比“多年闭门劳作更能启发心智”。

与人交往的过程也是借他人利足致千里外广博世界的途径，人们得以与世界沟通，以此饱览人情事理：龙应台在《星巴克与紫藤庐》络绎不绝的人流中感悟传统思想，余虹在他者文化冲击中体会时间沉淀，列维·斯特劳斯于东方市场的郁金香、森林般的风车与西朗水瓶中顿悟人类学的本真思想。

思想会在交往中产生，但也需自我孤独的加工与表达。孤独是形体上的抽离，但并非思维上的沉默。在纷繁芜杂的主流思想涌来，孤独给人以理性的自我审视空间，让探索者们听从内心的低语。古有才子登楼数尽天际归舟叹身世浮沉，有谪人看遍衰草荒道遗民泪尽胡尘里，有爱国志士品黍离之悲，看了吴钩无人共鸣，但他们在与苍穹对话中以天地为量度，光阴为圭臬，以史为镜一览心中滞涩郁结，在孤独的自省中更加坚定了在世间留下打拼痕迹的决心。后有罗念生先生在主流思想一片喧嚣中毅然选择寻找生命之永恒，最终所有的疲惫都在山风中回荡的奥林匹斯山之声，石块层层堆叠起的古文明之迹，希波克利涅的鲜红清冽与屹立崆山的不朽诗篇中找寻到了纵是孑然一身钩戟独往也会在孤独的自我沉淀中迸发光彩的永恒文明。今有罗翔教授在法律界千篇一律的潭水中以个体孤独的思考与自省激起一片涟漪：“公正也要在每个个案中得到回响。”

但我们应铭记：并非所有交往都带来思维，也并非所有孤独都等待着加工。当今工业化正在不断以锁链抽打着愈转愈快的陀螺们，为达到利益最大化，过程正在不断被加以缩减，人们流连于表象，从不深度剖析自我与边界；当信息化浪遏飞舟的潮头涌来，人们躲在为自己定制的信息苦房中画地为牢作茧自缚，通过网络上无效地刷存在感或是为引起人海片刻关注，试图以平庸之恶来掩盖不思考的负罪感；娱乐化的社会也不断以笙歌鼎沸麻木了人们可贵的创造力与自省能力，最后落得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悲剧下场。人群不再沉默，而是被现代社会推揉着，发出尖锐刺耳之声。

社会以槌使我们与他人交流，内心的孤独自省，又以槌敲响人心中的青铜钟，从此便有了共鸣。

当一个人分娩出自己的思想时，他的人生便加入了金属的光泽，从此人们汇聚，成为了青铜时代。

**点塔千层，暗处燃灯**

托翁曾有言：“与人交谈一次，往往比闭门劳作更能启发心智。思想必定是在人交往中产生的，而在孤独中进行加工与表达。”深以为然。在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快步行走，我们往往遗漏了生命中必需的东西；有人就会发问：“在人潮中的我们，当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指导我们认识世界的，人类所特有的属性：思想。对于一件事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产生想法。而作为社会属性的动物，我们的想法在与他人交谈的过程中碰撞、融合，变得更加客观而理性，方称为思想。思想中融入了许多人的观点和看法。由千千万万的头脑创造产生。由此，我们看见交谈的重要性，若只是一味地闭门造车，就易于困于自己的想法，而无法融入社会的思想，注定会一路走到黑，最终倒在尘土中。近代中国的历史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想法，不打开门去看一看外面的想法，形成了封闭的格局，最终导致了落后。

那么，我们是否该一味地打开大门，去和他人交谈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一味热衷于去与他人交谈，而不静下来去思考，往往会被他人的思想控制而裹挟。生活于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每天疲于处理海量的信息，我们往往惰于看清事情的原委，只是看看他人的评论便奋起加入评论的行列，殊不知我们的思想已被他人想法的阴影笼罩，随波逐流的人们成为了屏幕前的键盘侠，现实中的乌合之众。这样的后果不言而喻，几个人的思想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只会造成雪崩，淹没所有人。

黑塞曾言：“这世界上让人畏惧的，往往是通向自己的道路。”我们需得走向自己，关上门，独处于自己的天地中。从洪流中抽身，独立地进行思考，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与判断；然后再走出去，表达出自己的思考与想法，与他人的想法相融合与碰撞，从而使思想进步与创新，将事情向好的一方面推动，以自己的光芒，与其他人的光芒汇聚在一起，各美其美的理性光辉与美美与共的美好情感终会照亮所有人的前路。

在这个繁忙的年代，打开门，我们的眼睛不再是我们的监狱，在与他人的思想交融的过程中，我们的灵魂得以丰满与充实，我们得以看见更广阔的天地，而非像墙角的小花一般孤芳自赏；当然，也请适时关门，将虚无的光亮隔之门外，在自己的天地中，在黑暗中燃起自己的思想之烛，不被寂寞吞噬，而是幸福且自在地享受自在独行的乐趣。最后，请记住，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们的光要同他人的光汇在一起，点亮千层的灯塔，汇为星河万丈。

**何妨离案推窗**

十九世纪的伦敦城，曾因一份陈道码头工人与浆洗女工生活状况的报道而轰动一时。有人求教那位记者何以撰成如此动人的作品时，他说：“我不过是在每个周末的下午，邀请几位当事的先生或女士在咖啡馆坐坐。”由此我们发现，凝纯闪烁的思想正是在真诚切身的交往中得以结晶。

时代各具特质，但它从未止于用自身局限性制成的挽具套住每个独立的人，衍化为他们的局限性，当我们隅守一室，苦苦抛掷灵感以求触碰到精神空海内激发思想的火花时，我们忘却了自己意图中的劳作作品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更忽略了我们仰赖的既有的思维模式、工具都曾源于真实的现世带给我们的启迪。如此，不独思想的菁蕊难以在此时绽放，即便最终强行显现，也只会是萎靡佝偻之态。非但不足以成为一份优质的思想成品，不亦于我们耗费的时间精力颇为可惜？

故而，我们务须深刻地认识到与人交往的过程具有巨大价值，伟大的领悟正是在不同灵魂化作的打火石的交互与碰撞中燃起的熊熊烈焰。在创作《许三观卖血记》前，余华老师曾入乡经年以求忠实，最终写就了这部沁血感人的佳作。他说，是他在那片蓝天黄土地里听到的“风声”告诉了他该写些什么。这样的交谈与接触，将坑洼，将光彩，将无数正常静处于世的信息展露毕尽，而这是你我闭门造车，冥想苦思所看不到想不出的。我们遇见生活呈现给我们的多面体的其他角度的唯一方式，即是主动上前，以真诚切身的交融去转动。

然而世界毕竟绮丽三千，身处其中完成思想的加工与表达必定遭受干扰甚至损害。由是，我们此时需要一剂孤独。在宁静的，独立的空间内，状似局限的视野给予了思想最大程度的延伸和包容。梭罗从容于瓦尔登湖畔的简朴生活，即生即隐，完成了《瓦尔登湖》这双足以审视人类的文学眼眸。品读着孤独带来的协合与节制，锤锻思想的灵魂能够为举世呈现更精彩的献礼。

灵滞之时，何妨推窗；极目穷尽，切身交融。随后带着这份真实的现世的余温，孤身一跃，投入纸笔，投入灵魂深处的深渊。

**冰火淬思剑**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古人对于死读书的士人的嘲讽；“当两个思想进行了交换，得到的不仅是两个思想。”闭门造车，与世隔绝，陈旧的思想无从革新，在思想的碰撞与交锋中，两方相互打磨，才绽放最亮的光彩。而后，这光彩则将在独处中蕴养博大。

思想的诞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不比稚嫩的念头，伟大的成熟思想总于激烈的碰撞与交流中降世。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密切往来的信件中确立下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古时天子设翰林，多少文人墨客其中吟诗多作对思辨交锋，换得江山代有才人出。思想，在来往间升华，逐渐塑造成完满的模样。

一个人的埋头苦干，终究只能诞生一个人的思想。一门之隔外的繁华世界，他充耳不闻，只精心打磨自己的那一块石料。如果没有看遍世间万千，与人沟通交流，他又怎知那是否为一块稀世璞玉，又能价值几何？一个思想，需要接受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也少不了与人交流。

我们大可不必做“社恐”，畏惧于他人的谈话，思想的交流是灵魂与价值观之间的沟通，它同样帮助了我们完善更真的自我，行走过一段历练。

当一个思想被完全树立，就如同羊水中悬浮的幼婴，纯粹、洁白，外界的繁杂此时已如累赘，此时则应当将它于心中温养，于无声处自我浅尝。

繁华后的孤寂，如同车水马龙的夜。余音犹在耳，但空无一人的路上，形单影只只是最好的滋养品。这一个初生的思想被冠上了个人的名号。人在孤独时，摒弃了尘世俗念，以一颗澄澈的心，孕育着自我的思想以逐步成形壮大。

人行漫漫长路，向前望，回头看，终是孑然一身。孤独地降生，孤独地离去，人表达自我，也于寂寥独自一人时。梭罗远离尘嚣搬至瓦尔登湖畔，借孤独以自励，著写书篇以表达自我的思想。寂寞，总能激发起人的一种哀戚与感伤，在这一层淡淡的朦胧的忧伤愁思中，人看得更远、更多，找到了真切的自我，在创作中表达、显露。

思想，在交流碰撞时激荡的火花中升华、膨大，绽放耀目如炽阳的光华；在孤独沉吟的寂寞寒冰中凝华、收缩，如夜明珠闪着盈盈的光彩。

**思想与人**

列夫·托尔斯泰有言：“与人交谈一次，往往比闭门劳作更能启发心智。思想必在与人交往中产生，而在孤独中进行加工和表达。”

思想的产生，心智的启发，总需要一个媒介，因为心灵需要一个不固步自封的机会，一扇世界向它敞开的大门。而人就是最好的媒介，宋代唐代的诗友之会，让无数诗人墨客走出偏僻一隅，交流思想，产生理学；处于现代生活中的我们从书中求教，与无数先贤交谈，得以破除孤高自许，走出个人局限，受益良多；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产生马哲智慧的星星之火，终以燎原。试想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与人交谈都能使自己变得更丰富，一次次将自己拉出狭窄与偏见，不至于闭门劳作般在自我的世界里兜兜转转，陷于一成不变与平庸。思想永远在与人交往中产生，与其说是人们间的交谈给了思想以碰撞和产生的机会，不如说是人们把心打开，接纳了思想与世界。

然而，“闭门劳作”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谓孤独中，思想进行加工和表达。

这里的孤独，我更愿意理解为“孤身一人”与“独处”。孤独不是为了与世隔绝，相反，它促使你与自己和解，从而更想要去融入世界。

人们需要独处，与另一个自己对话。因此我相信林清玄于山腰中向外望时，看到的是那个打开墨卷的自己；我相信李白醉态盈盈时，看到的是那个或许不愿诗债换酒钱的自己；鲁迅每每至于灯下，愤然执笔时，看到的是那个弃医从文，一心救国充满希望的自己。从此林清玄又有了山间童趣的回忆。李白又有了风格突变的几篇佳作，鲁迅写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后，又写下了苟活的自责与对青年“作那烛光”的殷切希望。没有孤独中对思想的加工和表达，就没有了自省与过滤思绪的机会，人们更难以看到思想的产生是多么伟大与不易。

现今的人们，也许都知道列夫·托尔斯泰所言的道理，人们终日交谈，不再一味闭门劳作，可为何思想总不可避免地埋没在“大众从众心理”下，黯淡于“内卷与同一化”的巨流里呢？

因为人们只是在交谈，却先少有人在交流思想，因为人们只是孤独地闭门自省，却不知真正的独处者不会孤独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有另一番世界。因为人们在践行至理名言时，不再以成就自己为目的，而是为了展示于人。

正如人们不理解什么是“冷清的桎梏有时也是无声的宽恕”，人们在“交谈”“加工”和“表达”上还路漫漫其修远。

思想的启蒙与产生、加工和表达都倚仗于人，那么，人们准备好了吗？

**真心为你**

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现代化的迷楼似乎已笼罩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头上。我们囿于自我，缺少与他人的精神交流。然而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思想正是在与人的交往中产生。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会因邂逅而改变，思想的产生源于精神世界的碰撞与交流；只不过现代化让我们怯于交付真心，怯于打开自己精神世界的大门，所谓的“他人即地狱”也由此而来，适当的孤独可以缓解这种无可避免的痛苦，但我们也应意识到闭门造车的谬误。

二十世纪影响最深远的哲学流派——存在主义正在法国学术界一小部分人的精神世界碰撞交流中产生。在那些午后的聚会中，萨特听见存在的“嗡嗡”声，加缪在交流时意识到世界“冷漠”的温柔，波伏娃愿意咀嚼开花的树枝，而梅络庞蒂为她指出树枝在微风下的颤动……古往今来多少思想在人与人的交谈中诞生，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到新文化运动中许许多多思维的火花，向他人开放自己的精神世界，以赤诚的真心去交流，才诞生这许许多多的推动时代的思想。

有人举出存在主义中常常被误解的“他人即地狱”来为自己拒绝交付他人以真心寻找内因。诚然，现代化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导致人们在高压下筑起了心之壁，但所谓“他人即地狱”并非来源于打破心之壁以真心交流时的痛苦，而是自我被他人精神世界过度内化时的警告。我们理应保有适当的孤独去加工和表达由真心碰撞而得到的思想，而非由于他人精神世界无意识地外展而丧失这一份孤独。波伏娃不正是因被认作萨特的附庸而开始孤独地思考自身，最终在真心交流的基础上依靠自我的力量写出了《第二性》吗？

适度的孤独有助于消解这无可避免的痛苦。每个人都有将他人内化入自己精神世界的本能——我们生下来是一个完整的胚，在烤制的过程中残缺破碎，因而寻找他人的碎片来补自己的缺。但不去交流而肆意接受外界信息并不能补完自身，更有甚者会给他人造成伤害，譬如未曾谈过任何女性主义书籍便肆意污名化女权为女拳——思想不应如此加工与表达！

因而，我们与人交往时伸展出的精神世界的外沿使我们拥有了理解彼此打破心之壁的热望：“他人即地狱”并非是拒绝这份热望的合理理由，适当的孤独才有助于加工和表达。而使加工与表达得以真正诞生思想的则是人与人的真心交往。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更应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的野兽，也许下一秒新的思想就在真心为你的赤诚中诞生，托尔斯泰的话也早已明证了罢。

**思想之花**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思想必定是在与人交往中产生，而在孤独中进行加工和表达。”的确，没有与人的交往，就没有思想之花的碰撞；没有孤独的加工，就没有思想的厚度与深度。

当今社会，随着网络平台的日渐完善与社交媒体的逐步壮大，“与人交往”仿佛并不是件难事。但，将浮躁的心沉静下来，我们是否真的做到了倾听不同的声音，将思想一同散在了辩论场上，产生新的见解，新的看法？答案好像不尽如此。现今，我们困于固定的社群之中，看似在于他人交往，但实质上却是在与自己交往，与“闭门劳作”并无区别。网络社群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易于将人们困于小圈子中，陷于“自我交往”的尴尬境地。思想的同质化使人与人的交往逐渐归于平淡。

同时，正如尼采所言“没有可怕的深度，就没有美丽的湖面。”不在孤独中将思想进行加工和表达也是万万不可取的。

“比流言更可怕的往往是信服。”只有思想的沉淀、反省、提升才能还原其完善的一面。深层次的思考需脱离嘈杂的人声，使内心真正的想法迸发出力量。像是《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社会的呐喊声，周遭的喧嚣声都指往了地上的六便士，但逃离前往宁静之地。遵从内心的声音，将思想加工，才最终得以寻得天上的月亮。由此得出独立思考，用心沉淀的重要性。

那么，不愿只与自己交往，缺失孤独的加工与表达的我们现如今该怎么做呢？

首先，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倾听不同立场的人所发出的声音。“交往”必是不同想法的切磋较量。只有这样，才能启发我们的心智。不单单满足于捧高自己的思想，而是以谦虚的姿态学习交往。

其次，万不可将他人的思想直接拿来或是将自己不成熟的思想奉为真理。要想磨炼出思想的深度与厚度，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使之富含力量。

现如今，在信息爆炸、人云亦云的时代，做到上述要求又谈何容易？但唯有我们守住初心。不做那荆棘鸟，才能使思想的世界生出鲜艳绚丽又各不相同的花。

**碰撞与回响**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思想必定是在与人的交往中产生，而在孤独中进行加工与表达。”诚然，于碰撞中方能窥见思想的火花，于孤独中方能积淀心灵的回响。

我们需要交谈，本质上是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有社交的需求，而恰恰因为我们的这项本能，成就了许多伟大思想的诞生。我们在交谈中获得了别人的观点，或与自己的观点一致，或许不尽相同，但都带来了思考，带来了纠正或是接纳的机会。如果苏格拉底没有与柏拉图对话，何以见其持守正义的勇气？何以见其思想之深邃？如果孔子没有与其弟子对话，没有与国君对话，何以见其兼济天下的仁爱，何以看见他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力挽狂澜于未倒的决心？

我们在交谈中表达自己，一面汲汲地吸取别人思想的精华，一面在碰撞的火花中领受灵魂的洗礼。事实上，交谈的功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在一场半小时的谈话中，当交谈者的思维与思维交织，心灵与心灵呼应，灵魂与灵魂相遇，一切尖锐的问题都能化解，一切闭塞的隔阂都能消除，远比一天的闭门劳作更能启发心智。当全世界的科学家齐聚一堂，各自慷慨地述说自己最新的发现，与在场的其他人群策群力，科学将会获得突飞猛进的进步，至少远远超过一位科学家辛苦工作一年的成效。

而且交谈的形式远远多于一种，即使不是面对面的交谈，读一本好书也是与作者心灵的一次相遇。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作者似乎成为了一位挥霍着宝剑，大战风车的骑士，将其思想倾注在宝剑上刺入读者的内心。读柴静的《看见》，听她娓娓道来，我窥见了一位新闻工作者的坚守与坚强，看见了洋溢在其中丰富的人生哲学。

不仅是个体，世界的文明在交流与交融中博采众长，汇聚成一曲动人的交响乐。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洒下文明之花，亦获得了别国文化深刻的回想。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东方与西方，沟通了过去与将来，在时间的流逝中成就了永恒。

诚然，于碰撞中见思想之火，但更需孤独给予更坚硬的积淀。在了解交流之功效之后，我们需要时间静下心来思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练就美誉彰显其价值。

当苏格拉底义无反顾的走上刑场，当孙子毅然走向礼崩乐坏的世界，我们在圣哲的选择中窥见真理与正义，亦在享受着其思考迸发的不灭之火，故此将其收拢来，以作更好的积淀与收藏，就在碰撞与回响中，我们窥见了永恒。